

刚下早操,高一(3)班学生金丽萍就匆匆地报告班主任郭娟说:“郭老师,我昨天从家里带的三百元生活费被人偷了。”

郭娟惊讶地问:“在哪被偷了?”金丽萍沮丧地回答:“昨天从家来校晚,没来得及交给后勤处。睡觉前,我把钱放到枕头下面了,今天早操结束回宿舍洗漱时,发现钱不在了!”

郭娟把这事反映给学校保卫科,李科长马上带人查了女生宿舍外面所有监控,又检查了宿舍的门和窗户,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科长推断说:“这肯定是内贼把钱偷走了,等查出来是谁偷的,一定把她开除!”

早读时,保卫科长把宿舍的八个女生逐个叫到保卫科,询问了昨天晚上宿舍的情况,又让每个学生写了她们昨天从家里来校时所带的物品及钱数,想从这些女生的言行举止中查出些蛛丝马迹。让他失望的是,没有得到任何想要的结果。

郭娟是高一(3)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,她在课上一上语文课时,仔细观察了和金丽萍在同一宿舍的几名女生。她发现,丢钱的金丽萍听课的时候脸上带着淡淡的忧愁,另外六位女生表现得很正常,只有一名叫

·小说·

## 失而复得

◆王天玉

李倩玲的在听课当中,眼神偶尔出现一丝游移和不安。

郭娟了解这个女生,她是独生女,初中时父母离异了,父亲外出打工,母亲另嫁他人,她只能跟着奶奶生活。

吃完中午饭,郭娟独自驱车到李倩玲家。好久没有收拾的院子和屋子,显得破败而冷清。

见到孙女班主任到家来了,倩玲奶奶有些不好意思地说:“老师,你咋来家了?是不是玲玲没有交够生活费?她去学校时要三百元钱,他爸爸在外打工几个月都没有给家里捎钱了,我身上只有一百元,全给她拿上了,让她先交一部分饭费。等她爸这几天把钱捎回来,我马上把剩余的二百元给学校送去。”听到这儿,郭娟心里似乎明白了些,她和奶奶又寒暄了几句,心情沉重地回到了学校。

进了校门,她直接到后勤收费处,查询

了李倩玲的交费情况。后勤处告诉她,李倩玲在下了早操时交了三百元生活费。

吃过晚饭,郭娟把李倩玲叫到自己的办公室,告诉了她下午到她家家访的事儿。李倩玲先是惊愕,紧接着低头不语,最后小声哭泣起来。在郭娟的耐心开导下,她承认了因从家里带的生活费不够,怕同学们笑话,昨晚看见金丽萍把三百元钱放到枕头底下,今早趁都着急去上课,她最后离开宿舍时拿走了那三百元钱。

郭娟很严厉地对倩玲说:“倩玲,我了解你的家庭,理解你奶奶和你爸爸的不易,我也理解女孩都有虚荣心,可是不能因为这些就去偷别人的钱啊?你把别的同学的钱拿走了,别的同学怎样生活呢?学校知道了要开除你。同学们知道了,你怎样和她们相处?”倩玲低头哭泣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接着,郭娟又以母亲的口气拉着倩玲的手和蔼地说:“倩玲,别哭了,有困难不要紧,

所有的困难都是暂时的,有困难给我说啊,我和学校会帮着解决的,咱做人要活得堂堂正正,更何况,国家给的贫困生补助很快就下来了!”倩玲再也忍不住,痛哭流涕,泣不成声。

等情绪平缓下来,倩玲向郭娟表示她认识到了错误的严重性,并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干这样的傻事了,一定努力学习。

郭娟帮倩玲擦了眼泪,让她把脸洗干净,头发整理好,临出门时,郭娟又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三百元钱交给她,并叮嘱她回宿舍把钱放到金丽萍的床头角落里。

下了晚自习,郭娟到保卫科说:“李科长,咱们再到那个宿舍查查吧?”他们一起到了女生宿舍,女生们正在洗漱,郭娟对金丽萍说:“丽萍,你再在床上找找,看是否掉到什么地方了?”说着,她走到金丽萍的床头,在床上翻了几下,突然在床头的角落里,露出了三百元钱。保卫科长看到后说:“哎呀,这不是你那三百元钱吗?”

郭娟高兴地对女生们说:“好了,没事了,大家赶紧休息吧!”

原载《青年文学家》2022年9月上

·散文·

## 那一声声吆喝那一碗碗粥

◆郭环中

师范毕业那年,我还不到十九岁,被分配到乡镇最偏远的溪河湾中心小学。

顺着崎岖不平的山石小路走了两个小时,我终于走到了大山深处只有七户人家的小山村。

学校在小河旁边的土坡上,有一座看样子至少六七十年代的土房子,校长是个六十多岁的退休老教师,还有一个民办教师,虽然只有23个学生,却是五个年级和一个幼儿班,我们都要进行复式教学。

我清楚地记得,教办主任和我谈话时的恳切话语,山里的教育太落后了,多少年都没个公办教师,分配你去是因为你还年轻,需要历练,干上两年下山,不耽误说媳妇。

山村小学条件的清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,吃的菜都是学生从家里背,不是土豆就是南瓜,开水馒头就着吃,间或有孩子拿些秋豆角做的焖面就是绝味的佳肴。几天下来,吐酸水、拉肚子,晚上睡在床上,肚子咕噜咕噜地响个不停,难受的时候,我就坐在教室前的河楞上,捂着肚子对着下山的路发呆。

一天下午,我给学生布置好作业,忽然想起母亲说,肚子胀炒点盐冲水喝有效果,我就去东边紧挨学校的那个人家找盐。

也许是山里民风淳朴吧,家家户户都没有院墙,甚至连个篱笆也没有。正当我不知道该不该进门的时候,一只大白狗忽然狂吠着向我扑来,还没来得及躲闪,只听得

一句呵斥,那白狗立马摇着尾巴乖乖地卧下了。门帘掀起,出来了一位大娘,勒着一个打着补丁的蓝色围裙,花白的齐耳短发整齐地梳理在两耳之后,脸色发黄,满是皱纹,眼眶深陷,眼睛显得格外大。

在大娘的热情招呼下,我走进了屋里。家中陈设虽然简单但非常干净,三个米罐、面罐擦得黑油锃亮,能照出人影来。山村百姓家都有的满间炕边,有一个用砖头盘的炉子,上面一个大筒子锅,锅盖下边斜插着一个铜勺子,热气直冒。

我介绍了自己,又说明了来由。大娘说,山里水硬,你是水土不服。不要紧,不用盐,停会儿我这玉米糝粥熬好你喝一碗,暖暖地睡一觉就好了。坐在炕头,我们拉起了家常。大娘七个孩子,四个姑娘都嫁了,大儿子结婚了,在山下落户,两个小儿子上坡砍柴烧木炭去了。自己每天就是做饭收拾家里,由于腿脚不灵便,几乎四门不出。话语间,有满满的知足,也有些许的遗憾。

坐了一会儿,我要上课,说不喝了。她说不急,熟了我吆喝你,你先忙去吧。过了一个小时的样子,学生正好下课,我听见门外大娘的吆喝声:“喂!小伙子,来我家来。”我赶忙跑过去,还没进门就有一股玉米煮熟的清香扑鼻而来。我坐在炕头,只见锅里装满了一锅粘稠的翻滚着黄色气泡的糝粥。端着大娘递过来的大海碗,我止不住贪婪地放在鼻孔前闻了又闻。好香好香的粥啊,金黄的糝汤与饱满的玉

米糝粒相互拥抱,糝汤浑然一体。秋后山豆角那紫白相间的豆角粒被煮得肚皮蹦开,散发出浓郁的豆香气。用嘴抿一口,唇齿留香。说话间,粥面上已经结下了一层厚厚的糝油皮,用筷子夹起入口,那种感觉,真不知道怎么来形容,舍不得咀嚼,舍不得下咽。大娘告诉我,这玉米糝粒大,都是用刚收获的新玉米把皮脱掉,不再粉碎,熬起来比较费时。大锅添满水,等锅开了,倒上糝和豆子,猛火熬三个多小时,一直到粥熬成,不加水,不减火,这样熬出来的粥才能算是真正的好粥,才能好喝。

带着万分的感激,我一口一口地把粥喝完去上课了。临走,大娘嘱咐我没事就来,他家人爱喝天天都熬,不在乎我一碗。那时那地,我真的感动得想哭,我想起了山下的家,找到了家的感觉。

以后的日子里,常常听到大娘的吆喝,那声音是那么的亲切,那么的自然,我喝了数不清的一碗碗糝粥,水土不服的日子早已过去,情谊却成永久。

两年后的暑假,我调到了山下的初中。临走的时候,我特意买了些礼品去跟大娘告别。大娘拉着我的手恋恋不舍地说,教得真不赖,就不能再干一年?山里娃可是需要你们啊,记住再来家里来。

不记得是怎么走出大娘家的,只记得自己在空荡荡的校园里钻进宿舍嚎啕大哭了好一阵……

在山下初中紧张繁忙的日子里,令我念念不忘的是山里的大娘。三年后的一天,当我带着稀罕的食品和衣物徒步前往山里看望大娘的时候,大娘的儿子却告诉我,大娘于不久前病逝,去世前还经常念叨您呢。

跪在大娘的墓前,我不禁泪流满面、欲哭无声,后悔自己没有早点来看望大娘……

一晃三十七年过去了,每每看到散发着浓郁香味的玉米粥,我就会想起大娘,想起那一声声自然亲切的吆喝,泪水就会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。

